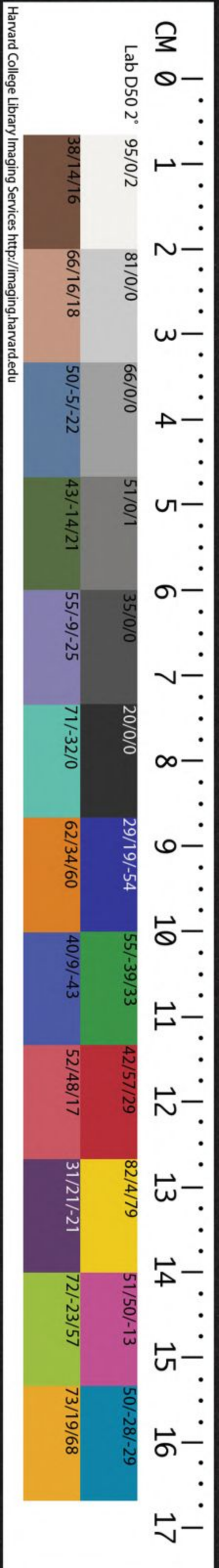


T235/793 (2)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2

MAR 1 1954



初九潛龍勿用 潛龍勿用陽在
九二見龍在田 下後五也見

乾 大哉乾元萬物 利見大人 九 龍在田德施普

資始乃統天經他 三君子終日乾 也終日乾乾反

元 叶雲行雨施品 乾夕惕若厲无 復道叶他口也或

亨 物流形大明終 咎 九四或躍 躍在淵進无咎

始六位時成時 在淵无咎 九 其久也飛龍在

利 乘六龍以御天 五飛龍在天利 天大人造叶此苟

乾道變化各正 見大人 上九 也亢龍有悔盈

性命叶彌兵保合 亢龍有悔 用 不可久也用九

貞 太和乃利貞首出 九見羣龍无首 天德不可為首

庶物萬國咸寧 吉 也

哈佛大學 哈佛燕京 圖書館 藏

作易上古无文字只有圖象連山歸藏既已无傳自文王

六畫純陽名之為乾說卦象之以天程子曰乾者天之性情若

文周繫辭只言健順不言天地八卦皆言卦德推之諸卦皆然

蓋易所言者人事凡言象者皆以况人事也純陽之象剛而健

天德也人有是德則剛而无慾健而不息以之進德修業酬酢

萬變何所不順遂何所不感通卜筮而遇此卦所為无不咸宜

故繫之詞曰元亨然剛貴乎中正人之行已故當如是占者亦

惟貞乃利也此大亨而利于正文王因卦繫詞教人玩詞玩占

之意也夫子以乾為天象周易首乾畫卦本之河圖河圖化育

之流行易言人事而人事本於天道故推本天道以明之所以

明天人之理也元者天道生物之仁故為萬物所資始統天

云者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雲行雨施和氣之流行。物品不同而氣至形生。所謂亨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元者萬物統體一太極。各正性命者萬物各具一太極也。繼之者善也。太和元氣也。保合理氣形之合一也。利者自然而然。猶孟子所謂以利爲本也。乃利貞成之者性也。言萬物至是乃利於性命之各正而成其形質也。正即貞也。是孔子非有意與文王異也。緣其就天道而言。故其言如此。然利字亦只帶說而非實德。惟文言引穆姜之言。乃分四德言之耳。自書言降衷。詩言秉彝。夫子於乾卦。又發明品物之流形。本於一元之資始。性命之各正。由於乾道之變化。子思孟子乃得本之以言性。然後人知性之本於天。聖人與人同此性。而不敢於自棄。此夫子所以爲萬世道學之宗也。夫陰統於陽。造化之功用。主於陽而

陰輔之。是夫子之釋元亨利貞。已該乾陽之終始。而包全圖之大義。不惟推廣文王之意。且會通義文之合。豈如後世之註書者。尋章摘句於行墨之間哉。天道如是。人能體天之撰。則亦協元亨利貞之占矣。而與天合德者。惟聖人。故又即聖人以明之。彖只渾言一卦。而各爻之義。已在其中。故夫子取爻義龍象。括以始終二字。以見易貴於知時也。易言時位。故於此首發之。有卦之時。有爻之時。此言爻之時也。初之位。時當潛。二之位。時當見。餘爻皆然。故曰六位時成。六龍六陽爻也。聖人與人同此性。而察之。无不明。由之。无不盡。大明乾道之終始。而知六位之各以時成。其潛見飛躍。皆與天道之盈虛消息相準。處三則惕。居上不亢。秉乾剛之德。而隨時處中。以求合乎天理。或奉若弗違。而申昭事之虔。或裁成輔相。而宏參贊之業。皆乘龍御天也。是

聖人亦天也。如是則履天位而濟羣生。如品物之流形。非即元亨乎。萬物各得其所。如性命之各正。非利貞乎。此聖人之乾道也。言道則以天爲本。言人則以聖爲極。此乾之義爲至大而易首揭之。亦以見人之與天地參也。天道聖人言之似乎高遠。然天道之元亨利貞。非即吾之性命乎。聖人剛健中正之德。非即吾所同具之理乎。亦在乎自強不息而已。大明終始三句宜在乃利貞之下。誤在前。

文王繫詞。只以全卦之象而言。自周公逐爻分晰。遂覺一爻各有一爻之位。又各有其時與義。此聖人之作述。所以各不相蒙。而亦未嘗不互相發明也。龍以象乾道之變化。初九陽氣潛藏於下。或德之未成。或有其德而時之未可。皆宜潛而勿用。見則不潛矣。果爲龍。未有不見者也。雖其時未可躍。未可飛。而其德

行文章。令聞廣譽。著於當時者。自不可得而掩。如孔孟是也。雖不見用於世。而友教四方。著述六經。垂訓後世。守先待後。其德施亦普矣。利見大人。以爻而言。則爲利見九五之大人。有其德則宜行其道也。用之占筮。則隨占者之德之時之位。以其所占之事率而揆之。未有一定也。九三其位有未當。故曰因其時而惕。君子平日亦何嘗不終日乾乾。有時所處之位。非同安常處順。則其心愈加乾惕。是以雖危无咎。所謂敬慎不敗也。若字屬上句讀。凡易中若字如字。皆形容之詞。反復言周而復始。无有間斷。乾乾連兩乾。如坎坎蹇蹇。或重坎。或互重坎也。龍潛在淵。躍則出於淵。高於田而近乎天矣。文言上下進退。只解或字。言其不必於進也。爻傳則主進而言。蓋四之位已在上矣。在淵言其所自耳。淵龍之所安也。有時或自淵而躍耳。用之則行舍之。

則藏聖賢何容心焉。常人之進進也。潛龍之進躍也。正如伊傅耕築荒野。若將終身。一旦形求幣聘。則堯舜君民。爲雨爲霖矣。九五天位。乾爲天德。五又陽剛中正。蓋與天合德之大人。故以飛龍在天擬之。其曰飛龍雲行雨施。健行而不息也。其曰在天首出庶物。高而不危也。傳曰大人造也。惟陽剛中正之大人。然後履帝位而不疚。又以見聖人清明在躬。志氣如神。純乎天理。而无一毫人欲之私。故能純一不已。與天合德也。上九德與位皆過於亢。而時又處其盈。是以有悔。知其亢而處之以謙。則悔亾矣。易言吉凶非一定也。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故曰盈不可久。六爻者趨時者也。然剛健者其體。而變化者其用。苟吾心不能不溺於物欲。則龍德有虧。又何時之可乘。各正保合。人各有至健之體。亦勉爲龍而已矣。王昭素言九五善矣。然潛見飛

躍隨其所處之時與位。大以成大小。小以成小。或惕或亢。皆可以自考驗。占法亦隨人。未可執一而論。易之所以不窮也。又見飛躍者龍之用。而其本在於潛潛。雖勿用而大用存焉。非潛則无由而見而躍而飛也。果其爲龍。則亦未有不由潛而見而或躍或飛也。若龍之由潛而見而躍而飛而亢。正如河圖之陽由微而長而盛。至於九則老而消。天道人事一也。卦之不變。有彖辭矣。皆變者只占之卦。周公以乾變而坤。有乾之體。非同純坤。坤變而乾。有坤之體。非同純乾。與他卦不同。故又發用九用六之例。而繫之詞。剛爲天德。以其不屈於欲。皆反而自治者也。若外見其剛用。罔用壯則凶矣。六陽爻皆變。則體剛而用柔。如龍之不見其首。剛在其中。所以吉也。傳曰不可爲首。如太立崖岸。露圭角也。六畫三才也。五言天。三曰君子人也。二曰田地也。地下

曰淵龍之潛見飛躍象陽氣之升降消息
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

象爻皆言卦德大象乃實以象言行健天命之不已也人則人
欲間之故不能不息在自彊而已終日乾乾可也

此處為多欄空白，僅有極淡的印文或字跡。

此處為多欄空白，僅有極淡的印文或字跡。

此處為多欄空白，僅有極淡的印文或字跡。

此處為多欄空白，僅有極淡的印文或字跡。



坤元亨。至哉坤元，萬物資生。至。六二直方，冰也。六二之動直

利牝馬。乃順承天。他經坤厚載。大不習，无不利。以方也不習，无不

之貞。君子有攸，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六三含章可。利地道光也。含章

子有攸，大品物咸亨。火剛牝馬。貞或從王事，无。可貞，以時發。廢也。

往先迷，地類行地无疆。柔順。成有終。六四或從王事，知光大

後得丑。利貞，君子攸行。先迷。括囊无咎，无譽也。括囊无咎，慎不

利西南。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六五黃裳元。害也。黃裳元吉，文

得朋，東。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吉。上六龍戰，在中也。龍戰于野

北喪朋。喪朋，乃終有慶。虛安。于野，其血玄黃。其道窮也。用六永

安貞吉。貞之吉，應地无疆。用六，利永貞。貞以大終也。

六畫純陰，名之為坤。乾德剛健，故君子法天自強不息。坤則似

與乾相反，不知陰陽二者有相需之義。蓋天施地生，有乾不可

无坤，擬之人事，如有君不可无臣，有夫不可无婦，推之上下尊

卑，萬事萬物莫不有乾坤之義焉。故聖人又即坤卦以明陰承

陽之義。夫子於文言又發明之曰：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則其

義愈分明矣。坤順也，順乎理之自然，而无所矯拂，所以大亨。其

取象於牝馬，傳所謂柔順利貞，所謂行地无疆也。牝馬馴服，從

良馬而行，其柔順之性，久而不渝。陽明陰暗，其有所往，宜處後

而不宜爭先。陰以輔陽也，宜喪去其陰之朋類，而一心從陽。西

南陰方，東北陽方，文圖入用之位也。安貞吉，安於陰之分，而不

敢先，又自守以正，則吉。文王彖詞，只以人事言。夫子既以天道

釋乾，故亦以地道釋坤。天施地生，地之元亨，與天之元亨，无以

履霜，堅冰，陰始凝

異也。凡天之陽氣所施地无不一一順承於下而生長之故曰順承。天高地厚天覆地載天之所至地亦至之德合天之无疆。惟其與天合德故天道雲行雨施地受之而含弘光大在天則品物流形在地則品物咸亨擬之人事則君令臣共夫唱婦隨皆无成而代有終也。承乾而動亦如天之元亨矣。在天地與在人非有二理也。乾爲良馬故坤爲牝馬。牝馬地類凡陰之承陽者皆地類也。非如牝馬之行地无疆豈能有終乎。柔順利貞柔而動剛也故能承天而時行。惟是臣无專制之義婦戒司晨之凶故先迷失陰之道後順乃合坤之常。其與同類相合未必即凶。惟從陽乃終有慶安於在下之分柔順也。而又自守以貞夫坤所順承者剛健中正之乾也。非貞則安能與之合德。朝有蹇諤之臣則樂其彌遠。家有貞淑之婦則得其內助。若一於柔順

則諧臣媚子皆得假之以行其私矣。惟安貞乃合乎地道之柔而動剛靜而德方故能含弘光大也。陰極故戒之以安。陰柔故戒之以貞。此聖人發明坤道著陰陽之大義尊卑上下之常理。立萬世之大防也。主利二字衍文故傳无釋諸家或以先迷後得主利爲一句或以利字爲一句或以主利二字分屬上下但易言利皆曰利某无空言利者此象已言利牝馬之貞矣不再言利也。若分屬上下則當利與不利兼言如蹇之象是也。若東西南北皆利則利字爲剩語矣。君子攸行即君子有攸往叶韻屬上句而意聯下二句詩中如此者多。陰陽二者在天地則造化之自然非秋之收斂則夏之長養者不能成實。非冬之歸藏則春亦无由發生。皆相需而不可无。而凡陰皆助陽以成化育之功者也。惟是陽舒陰慘陽生陰殺陽

明陰暗。在人事則陽爲天理。陰爲人欲。陽爲君子。陰爲小人。陽爲德化。陰爲刑誅。在天地則二氣之流行。不失其常。而陰常助陽。在人事則人欲易滋。天理易微。小人易進。君子易退。刑罰易逞。德化難施。凡陰之類。其長而盛。无有不害陽者。故聖人作易。著扶陽抑陰之義。不使其盛而害陽。因卦畫之奇偶。上下內外。多寡之間。以著其象。於剝於復。於遯於否。泰三致意焉。而周公於坤之爻詞。首發其義。初陰之凝也。四陰之盛也。六盛之極也。所以戒也。惟二五有中正之德。三有含章之美。有利貞元吉之占。陰陽之分著矣。凡善惡皆有其幾。由是而馴致之。遂至於不可救。而幾之動也。甚微。常人爲物欲所昏蔽。故幾雖動而忽之。及其彰著。悔之晚矣。履霜。堅冰。至示人以知幾。謹始之義也。文言備矣。其憂深。其思遠。其詞危。人能凜履霜之戒。防微杜

漸。不溺於晏安。不牽於情欲。則女子小人。何由釀宮闈之禍。亂臣賊子。何由竊太阿之柄。以至士庶人之守身保家者。亦无不憂勤惕厲。思患豫防。亦何有內憂外侮之虞乎。霜初陰之象。初在下。故曰履霜。冰上數陰也。積陰曰堅。履霜。冰至。天道之自然。假之以喻人事。見其不可與長也。六二直方。文言所謂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也。剛則直矣。坤至靜而中虛。靜虛則動直。心无私主。則无所屈撓。所謂敬以直內也。遇事皆有定理。即義之裁制處。直方則自大。无有屈撓。无有邪曲。豈不大乎。文言所謂敬義立而德不孤。即大也。不習。无不利。坤之順也。言順其自。然而毫无造作。不習。猶言不學。不慮。皆以人事言。寂然不動。而直方之體自具。然不可見。故於動處言之。地道猶言坤道。言人能體坤之德。則亦形其光大也。諸家多以地道釋之。則不習。无

不利不可以言地道。又或以上句言地道，下句屬人事，皆於文義不合。爻之義，蓋以中虛為直，卦畫之上下鈞勻，整齊為方，二之中正，實備坤德。故於此爻言之，以形容人之有是德耳。非言地也。六三以陰居陽，坤中虛，虛則明，坤又為文，三不中有自炫，其文之意，故戒之以含章。含章，易露，故戒之以可貞。或有時而從王事，則可發矣。然事之是非，可否，或行或止，待上之命，而不專其成，承命而終之，坤之道也。古人進不隱賢，含章不發，緘默自全，王事何賴焉。但發之須以其時耳。傳又發爻外之意，知之光大，陰之不逃於所往也。三在下卦之上，故以從王事而言。四以至順之德，處重陰之地，時當閉藏，順時而隱，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坤中虛，四重陰，括囊之象。六五之義，文言備矣。坤為裳，黃亦坤之色。凡物虛則明，黃中通理，坤之上下皆虛，故坤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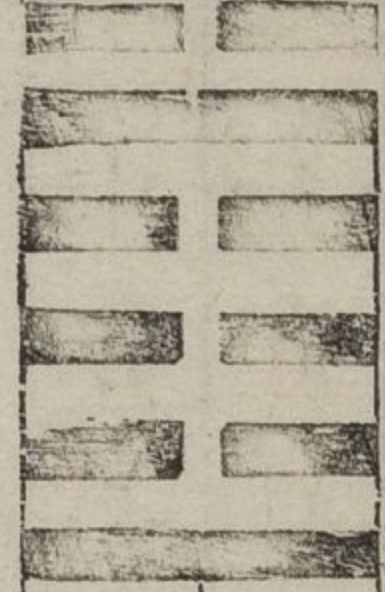
文，皆以坤之全象而言。以六五能備其德，故於此爻言之。黃裳，只言美在其中耳。傳曰：正位，蓋以陰陽之大分言。坤為臣道，以道言，則乾坤健順，易簡之知能，久大之德業，備於一人之身。易中柔居尊位，以柔中為君德者多矣。易道屢遷，不可拘泥。凡有是德者，皆應是占矣。龍戰于野，蔡氏以為生理不息。如以十月為陽月，不惟于爻義毫無關涉，且十月嫌于无陽，故稱陽陰之疑。陽豈猶為嫌于无陽乎？鄭氏謂陰犯陽而龍戰，以討陰之義。予陽亦非文言，故稱龍焉。是以龍稱陰，非以龍稱陽也。陽之稱龍，又豈得為異乎？文言已明言曰：陰疑于陽，疑讀如擬，僭也。比也。漢書遠方之能疑者，並舉而爭起，嫌似也。如嫌名之嫌疑，疑於陽，則目中无陽，嫌于无陽矣。此其字指坤陽稱龍，陰疑陽，故亦稱龍。非謂人嫌陰之无陽也。所以著其抗陽之罪也。野，坤之象。

雖稱龍猶未離其類也。此其字亦指坤。以龍稱陰。其血亦陰之血也。陰爲陽所戕也。陰之血黃而雜之玄者。疑于陽也。其不軌之陰謀。至是而始敗露也。言其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固陰之罪也。而有所由也。則馭之失其道也。初所以著履霜之戒也。陰而抗陽。自取禍敗。陰道之窮。若以玄黃之血爲兩敗俱傷。夫人臣无將將而必誅。况於戰乎。是宜正其疑陽之罪。以昭鑒戒也。凡卦皆利貞。而坤爲甚。臣道也。妻道也。牝馬之貞。以承乾也。安貞之吉。全坤之體。用六永貞。以要其終。坤之之乾。尤所當戒。以大終也。明其始終從陽也。陰之盛則疑陽而戰。其變則從陽而終。代陽而終其事。則陽之功成。而陰亦有終矣。故曰以大終也。夫乾坤其體則天地。其道則陰陽。其用則剛柔。其分則尊卑。而其德則健順。其在聖人。至誠无息。飛龍之在天也。順帝之則。牝馬

之行地也。其在學者。終日乾乾。則聖人可學而至。終身行恕。則邦家可以无怨。故健順衆卦之德之首也。六爻之義。皆若對勘。初九潛龍。初六履霜。九二文明。六二直方。九三乾惕。六三含章。九四或躍。六四括囊。乾陽居陰。或躍在淵。坤陰居陽。或出從王。九五飛龍。六五黃裳。上九亢龍。上六疑陽。用九稱龍。自陽之陰。用六永貞。始終從陽。陰陽之義。乾坤著明。健順剛柔。大易之綱。審厥權輿。衆卦可詳。

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地形圓。傾東南。物之寬廣者多薄。而圓者更厚。惟其厚則高下相因。但見其廣。不見其傾。勢如言形勢。君子博厚載物。所以配地也。



屯

屯剛柔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
建侯 六二屯如遭

雖磐桓志行正
征也以貴下賤
大得民也六二

元亨

始交而

難生動 媾女子貞不字十年

乃字 六三即鹿无

利貞

乎險中

虞惟入于林中君子

即鹿无虞以從

勿用

雷雨之

幾不如舍往吝 六

禽渠容也君子

有攸

動滿盈

四乘馬班如求婚媾

舍之往吝窮也

往利

天造草

往吉无不利 九五

求而往明也

建侯

昧宜建

屯其膏小貞吉大貞

也泣血漣如何

文王觀此卦有屯之象故名之為屯而所以處屯之道亦即具
于是卦六爻之中物之始生陽氣未舒无不鬱結而艱難乾交
于坤而為震震動在下而險在前鬱而未舒故為屯屯未即亨
而初以陽剛之才動乎險中能濟屯者也有必亨之勢利貞初
九之居得其正也勿用有攸往險在前也震為長子春秋傳震
為侯故屯豫皆言建侯天造猶云氣運使然草昧者雜亂晦冥
之時非命世之才安能廓清宇內康濟羣生陰掩乎陽坎為隱
伏草昧之象建侯不寧震動在下也卦惟二陽一陽陷於上有
就消之勢一陽動於下有必伸之理象之元亨利貞皆為初言
既曰元亨利貞又曰勿用有攸往不往何以亨傳亦曰動乎險
中動非不往也蓋當屯之時坎險在前不可妄有所往以從人
而宜自建侯以濟屯也故爻亦以居貞建侯並言

九五既爲君位。又以初之建侯爲利。六四近君之大臣。而以求而往爲明。二有正應於上。乃比初而終與之合。皆非所以爲訓也。程傳以此爲嫌。故謂二爲字于五。四求輔于初。但象明言建侯。傳又曰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是以世變之大者言也。易常舉大以包小也。蓋所謂屯者。天下未統于一。名分未定。如戰國楚漢之世。士皆擇主而仕。於此不合。則去而之彼。出疆載質。世固未有以事二主責之者。故二不必在位。四非必大臣。以其相近耳。如伊尹百里奚。孔明竇融。皆處屯之時。而擇其所從者也。事變无常。未可執一而論。明乎此。乃可以觀諸爻之義矣。初九震體在下。而爲衆陰所歸。有陽剛之才。以濟屯而得民者也。故象言建侯。而爻以初當之。磐桓險在前。審時觀變。徘徊而不遽進也。當屯之時。惟懷仁輔義。不嗜殺人者。能綏靖之。徃徃導

時養晦。不肯遽動。若志在子女玉帛。徒事戰爭。豈能有濟。初陽剛得正。故曰利居貞。傳曰雖磐桓。志行正也。言雖有規畫。當世之意。而其志行在解天下之紛難。非爲利也。非初之才不足以濟屯。非建侯不能集天下之勢。陰賤陽貴。陰從陽。五雖在上。而陷于陰。初雖在下。而動體居貞。爲衆所歸。互坤爲衆民之象。得民心。則天命歸之矣。互艮止。故初言磐桓。二言遭如。初之一爻已盡象之義。上五爻各以其位而言。六二當屯之時。遭時之窮。正應在上。而下乘初剛。若爲所牽制。遭迴而不能進。既曰女子。則非委質從王者也。故去就之間。得以從容審處。五雖正應。而初之志行。正匪相凌逼也。求爲婚媾。以共濟時艱耳。二有中正之德。故高不字之貞。久而乃合。如其不可終當不字。如其宜字。何待十年。蓋十年者數過時可之期。程子謂字于五。不苟合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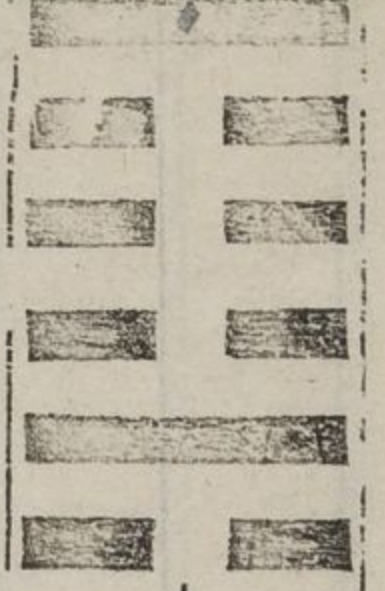
初但匪寇婚媾四字相連傳曰乘剛指初也則字亦字于求婚
媾者矣坎爲寇而在外屯之時寇亦多矣初之居貞與二同體
匪寇也又易中凡言女言婦只以一陰爻言言婚媾只以陰陽
二爻或相比或相應言非拘於男女之卦象也十年乃字朱子
引耿氏說以字爲許嫁笄而字與婚媾合毛際可極詆之謂爲
字育不知人固有嫁而不字者未有不嫁而字者未可以嫁而
不字爲貞也陰陽相偶其常也非終不字當屯之時不肯苟合
遲之十年之久乃反其常班列則非一馬震坎馬也互坤亦馬
也四馬則行三馬則雖班列而難行如者形容之辭亦全卦之
象以二四上三爻有其義故取其象六三當屯之時逼近于險
尤不宜有往而才弱志剛不中不正上无應而妄動如即鹿者
无虞人爲之導引惟陷入于林中耳傳曰以從禽也以其貪而

逐利也當屯之時人之希冀非分者多矣惟君子爲能審幾常
人則利令智昏矣周禮以禽槩獸易凡言禽皆坎象鹿亦禽也
離爲網罟卦有大離之象卦之諸爻皆與陽爲比應惟六三承
乘皆陰互坤迷而失道又互艮爲山震木亦林中之象艮止震
動三在動靜之間幾也又震爲震悔臨之六三豫之上六或震
或互震皆有震悔之意當屯之時有濟天下之志者无不延攬
英雄良臣亦擇主而仕九五雖在上而處險陷初九得民於下
有勃興之勢四比五而應初若其屈已求賢往而有合澤被生
民此亦士君子得志行道之時也易凡言婚媾以爻之陰陽而
言陽求於陰故初求而四往也卦雖以自內之外爲往然據初
之求者而言故以四爲往爲明故傳曰求而往初爲卦主得民
於下象曰勿用有攸往爻曰居貞无攸往而應四也管仲事桓

公孔子稱其仁。百里奚去虞之秦。孟子稱其智。卦貴于知時也。坎在下為水。在上為雲。為雨。膏。坎象也。九五一陽陷于二陰之中。非无膏也。陽氣陷于內。而不能發散于外。故曰屯。膏。人君馭世之。大權恩威也。當屯之時。恩威之權已去。惟宜正之以漸。若不度德量力。欲驟有更張。以振積弱之勢。讒人微倖。傾險邀功。徒激禍端。不亦凶乎。物不能兩大。下之一陽興。則上之一陽消。勢之極重。不可反而。聖人之心。未遽已也。故著小貞之義。其實不能大貞。何由出險。故于上爻言屯之窮。上之乘馬。班如。思戀故主。呼天而无可如何。此亦忠臣義士。致命遂志之秋也。傳曰。何可長也。終亦必亡而已矣。坎為血卦。又離之反。閉目而泣。三陰下垂。連如之象。處屯之終。同為坎陷。不能去。不忍去。有乘馬班如之象。世運如此。凶可知矣。故不言凶也。以屯之六爻言之。初。濟屯者也。五。屯之位也。六。屯之窮也。于二曰貞。於三言幾。于四言明。貞而不妄。合幾而不妄求。明而不昧。于所往。處屯之道。盡矣。此聖人示人觀象玩詞之要也。

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水氣蒸而為雲。雲雷混合。故不言上下。陰陽之氣。鬱結不舒。勢將散而為雨。君子解天下之紛難。運籌謀略。往復綢繆。如理亂絲。而使之就緒。雲雷之鬱結。將化而為膏澤之需也。



蒙山下有險險

初六發蒙利用
刑人用說桎梏
以往吝 九二
子克家剛
以正法也

亨匪我

而止蒙蒙亨以
包蒙吉納婦吉
子克家 六三
柔接也勿

求童蒙

亨行時中也匪
我求童蒙童蒙
勿用取女見金
用取女行

童蒙求

求我志應 叶雍
夫不有躬无攸
不順也困

我初筮

也初筮告以剛
利 六四困蒙
遠實慎也

告再三

中也再三瀆瀆
吝 六五童蒙
童蒙之吉

瀆瀆則

則不告瀆蒙也
吉 上九擊蒙
順以巽也

不告利

蒙以養正聖功
不利為寇利禦
利用禦寇

貞

也 寇 上下順也

山下有險險而止以卦象卦德言也凡人行乎周道則途明行乎山蹊之間則昧於所之故為蒙也蹇險在外為見險而止蒙險在內則入於險而不能行必問途於已經也而即此蒙之六爻以言治蒙之道則又有亨之理九二以剛中之德為治蒙之主象詞指治蒙者而言我即九二也如屯之初九為濟屯之主故傳皆為初而發傳曰蒙亨以亨行時中不亨故蒙教者以亨蒙之道行時中之教當其可之謂時故亨也亦為治蒙者言也皆指二也朱子以蒙者治蒙者兩意兼舉占法隨人象之本意只一氣說下蒙者之宜求而不宜瀆亦於言外及之矣夫性者非我之所得私故立必俱立成不獨成然禮有來學不聞往教今二以剛中為主于內而五自外虛中以應之是求我而與我之志應而中道得行也蒙者之求明如疑者之決筮筮以誠感

而後應二既有剛中之德則必待其誠心而後應之謂之初筮者童蒙志之專一猶初筮之誠意感孚初之用刑人三之勿用四之困蒙上之擊蒙皆再三之瀆也非終棄之而不教不能如五之志應能繼其志而有起予之樂也瀆字承上說作一讀不必另作告者之瀆蒙既已告矣而猶瀆是其蒙依然所以不告也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所謂以亨行時中也如是則蒙亨蒙亨即治蒙者之亨也以剛中表九二之爲蒙主也利貞利以正養之也蒙之天性純全止而未發如山泉之源清而靜以中正養之使不失其赤子之心作聖之功也橫渠曰自幼子常視毋誑以上便是教以聖人事程子曰灑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理无有二也

文王象詞以童蒙爲蒙指六五也周公又分各爻言之卦之初

爻于位爲最下于事爲方始下民之愚治蒙之始也已蒙矣欲開發之非用嚴則人玩傳所謂正法非必逞其刑威也示以法之不可犯而已桎梏非必桎梏之也束以規矩準繩之不可易而已易虛象也說桎梏以往則蕩然无所忌憚矣治人不治以寬失之吝道也聖人立教以身先之以寬敷之未有先之以刑者此爲蒙言也卦象爲止其險互震爲刑威坎爲桎梏九二有剛中之德陽明陰暗羣陰之所歸附以斯道覺斯民有教无類天下所以无棄人也包蒙如包荒之包以九二一陽爻對衆陰爻而言也聖人雖樂育爲懷而人之才知不齊惟五之虛中能與九二之志相應聲應氣求如琴瑟之和鳴此納婦之吉以二五相應言也陰陽之義取象於夫婦陽明陰暗者求明敷教而得英才如治家而得婦順皆可不孤矣子克家即承上二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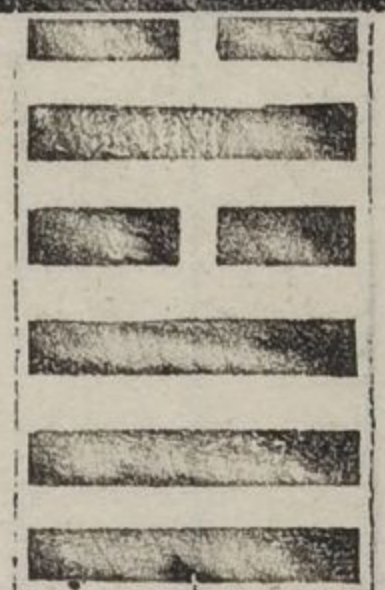
言夫此包蒙納婦之吉。於治家之道爲更宜。蓋他人之蒙。或發之。或擊之。甚則斥絕之。惟家人之蒙。未可過嚴。以傷恩義。故惟一切包含。從容調劑。以俟其自化。卦互震爲長子。剛而得中。則閨門雍睦。上下賴之矣。傳曰剛柔接也。言剛柔之情相交接也。泰之三。曰天地際也。解與坎皆曰剛柔際。坎蒙皆互解。然曰際猶遇也。接則情相洽矣。九二爲治蒙之主。雖曰包蒙。又非无所分別也。六三正應在上。而睽比于二。不中不正。此傾險之小人。利慾薰心。昏蒙已甚。如女之失身而不顧也。咸之象曰取女吉。以其感之專也。若三則二三而不可測矣。取是人而教之。不惟臭味之差。池方圓。杓鑿之不相入。而見利忘義。將无所不至。如邢七之于伊川。胡紘之于考亭是也。上九處无位之地。九二陽剛。剛中爲乾爻。陽貴陰賤。故曰金夫。二于本爻爲蒙主。自六三

而言。則應外比內。如屯初爲居貞。豫四爲由豫。自二五而言。皆爲乘剛。只以本爻而論。不以爲嫌。所謂不可爲典要。易中如此者甚多。屯蒙反對。六二六三。皆比下應上。屯得中得正。遂高不字之貞。蒙不中不正。遂有失身之醜。易于剛柔之爻。多取婚媾夫婦之象。蓋君臣朋友之間。二心之臣子。見利忘義之鄙夫。皆在斥絕之倫矣。是二三兩爻皆言蒙也。未有諸爻皆言蒙。二首言包蒙。忽言納婦。三又言取女。如是其支離不類也。且不獨此也。凡卦爻皆當作如是解。傳曰行不順。謂其拂乎常理也。人性皆善。惟囿於習俗。則迷而不反。六四以陰柔之質。處重陰之地。居羣陰之中。未奉教于君子。所習見習聞者。无非庸鄙陋劣。反足以蔽錮其心思。卦之羣陰。或比于陽。或應乎陽。而惟四不相比。亦不相應。傳故曰獨遠實也。陽實陰虛。四不近二。虛而无所

得也。然則父兄之於子弟，不令其出門有功，求賢師友之益，是棄之也。若夫賦質昏庸，困而不學，見聖而不克由，聖亦近而遠矣。艮爲小子，童蒙之象，然易虛象也，非果童之蒙也。凡人之質性醇篤，嚮道專一者，皆是也。夫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顏子之愚，非愚也。如童蒙之天真未漓，故曰童蒙下應九二，則與教者相說以解，象所謂志應也。傳曰：順以巽，巽入也。順從乎循循之善誘，而言之易入也。上九亢陽，獨在卦外，此梗化之頑民，蒙之極而爲寇者也。不但刑之，而且宜擊之，以治蒙而言。陽剛在上，亦擊蒙之象。聖人之于顛蒙，初則發之，中則包容之，至于終不可化誨，則擊之而已。然窮治之太過，是彼固寇而我之戕賊無已，亦爲寇也。彼險而在下，或負固不服，或挺而走險，爲患滋大。君子之治小人，服而舍之。詩云：薄伐書，欲並生以人治人，改

而止也。張湯、杜周、秦皇、漢武，皆爲寇者也。上九過剛，慮其猛也，故戒之。坎爲盜寇之象，傳曰：上下順也。凡卦之上爻，多舉全卦以取象。上止下險，而中互坤順，自下而言爲險而止，不利爲寇也。自上而言爲止其險，利禦寇也。觀周公爻辭，蓋盡乎天下之蒙而處之各當，所謂曲成而不遺也。

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源泉有本，流而不息。君子以之果行而無間。童蒙天真未漓，如泉之清。君子養之以正，保其良知良能以育其德。



需 需須也險

初九需于郊利

需于郊不犯難行

有 在前也剛

二需于沙小有

未失常也需于沙

孚 健而不陷

言終吉 九三

言以吉終也需于

光 其義不困

需于泥致寇至

泥災在外也自我

亨 窮矣需有

六四需于血

致寇敬慎不敗也

貞 孚光亨貞

出自穴 九五

需于血順以聽

吉 吉位乎天

需于酒食貞吉

也酒食貞吉以中

利 位以正中

上六入于穴

正征也不速之客

涉 也利涉大川

有不速之客三

來敬之終吉雖不

川 往有功也

人來敬之終吉

當位未大失也

需之為卦聖人示人以義命自安之學也夫人之所以不能需者躁進也其所以于沙于泥于血明知有險而冒進犯難而不知止者其亦必有所為矣夫坎之在外也傳以為險而爻以為穴險則陷也穴則所安也相反者也不知天下至險之中有穴焉人以為穴而不知其險是以爭入焉而不需也所以陷也夫子以剛健而不陷釋之夫剛健則勇于進而易陷乃曰不陷何也蓋天下惟陰柔者動于欲而易陷剛健則不屈于物欲而以剛制之不輕于進所以不陷也以二卦之象言則坎為險在前以處需之道言則坎之陽剛為中實傳曰位乎天位是以坎中之一陽為有孚為正中也凡人所以不能需者妄也有妄念則妄動有孚則誠信中存以義命自安剛而正中无畔援歆羨之私物不得而蔽之亦不得而累之此中光明磊落无入而不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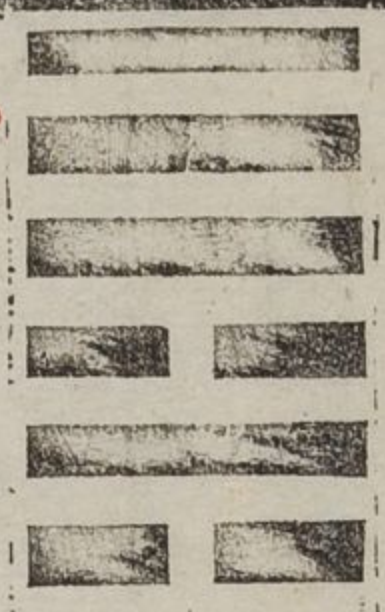
得不亦光而且亨乎。或曰：光亦元字之誤。位乎天位，以九五言也。蓋其所處者高明峻絕，與天為徒矣。凡言貞吉，有貞而始吉者，此則貞而且吉。利涉大川，傳以往有功，釋之蓋需非不往也。需而往，則健而不陷矣。以涉大川言，尤貴于需也。餘見要略。卦以險在前為需，郊沙泥血皆以漸近乎險而言。郊最遠于險，初以陽處陽，慮其躁也，則曰利用恆。二雖小有言，以剛中而不遽進，故得終吉。三不中而冒進，污穢之區，寇所據也。貪而近之，故足以致寇。四柔而得正，故知難而退。血非見傷所處險地耳。上六為穴，則四有在穴外之象。乾為郊，近水有沙坎為溝瀆，為盜為血。卦有其象，初之傳曰：未失常，無恆則失常矣。二曰：衍在中，蓋雖近險而胸中綽然寬裕，徘徊而不遽進也。三曰：自我致寇，言其輕進也。敬慎不敗，所以戒也。四曰：順以聽，以出自穴而

言觸險而知懼，穴人所安也。出而不與之爭，安於命者也。四之柔而得正也。九五之陽剛中正，所謂有孚光亨貞吉也。人之有所需，不能遽如其願也。徃徃焦勞急迫，飲食居處皆不得所安。五之中正，無將迎，無意必，安其日用飲食之常，自適其適而已。坎之維心亨也，需有飲食之道，故曰酒食，穴所安也。程子之言是也。需之終，故不言需而言入，需之久而得所安也。小過六五，公弋取彼在穴，是穴為栖息之所，便安之地，人之所欲也。若據之而專已自肆，安能終得所安乎。三人下之三陽也，上與三應，陽性上進而急，亦若需之久，故不待速，牽連而來，客雖不速，亦非無因。凡客之突如其來者，多訝之，而三陽之剛，非陰柔所能勝，故敬之終吉。九五當位，其需也終當有為。上無位，入于穴，則退處于隱僻之處而已。無位之人，易見欺凌，敬則不大失。易所

爲設卦以盡情僞也。坎爲隱伏，故曰穴。卦言需，非陷于險也。故
彖言亨吉，爻言无咎，言貞吉，言終吉，此卦義也。若如坎之入于
坎窞，則其辭必危，安得終吉乎？

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晏樂。

雲能爲雨，必待陰陽之和，无所爲也。凡人於時之當需，或欲速
躁進而不安，飲食晏樂，安之也。不然，則君子之志荒矣。



訟 訟上剛下險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九二

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有孚 險而健訟訟

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无眚

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

窒惕 有孚窒惕中

邑人三百无眚

也自下訟上患

中吉 吉剛來而得

六三食舊德貞

至掇也食

終凶 中征也終凶

厲終吉或從王事

舊德從上吉也

利見 訟不可成也

无成 九四不克

復即命渝安貞

大人 利見大人尚

訟復即命渝安貞

不失也訟元吉

不利 中正征也不

吉 九五訟元吉

以中正征也以

涉大 利涉大川入

上九或錫之鞶

訟受服亦不足

川 于淵也

帶終朝三褫之

敬也

險而健卦德也以二體言一險一健兩相遇未有不訟者也以
一卦而言內陰險而外剛狠亦好訟者也故名之曰訟所謂設
卦以盡情偽也有孚訟之本也若无孚信而徒逞其虛誕之詞
是講張為幻奸民之尤其能免于刑戮乎惟有孚在我之理實
可以自信而後可訟以求伸然即我之理直亦宜窒其忿激之
念存警惕之心寅畏周慎平心和氣為之辯理以聽上之申斷
若以理直而忿爭或觸在上之怒或生意外之患皆足以敗事
中書者得其情理之平而止不可過也此處訟之道也夫子以
剛來而得中釋之蓋論成卦之義則坎為險論處訟之道則中
實為有孚坎陽在上則位乎天位為光亨坎陽在下陷于陰為
窒坎為加憂為惕九二為得中終凶以上之已亢也利見大人
以九五之中正也不利涉大川以實乘險健而陷也訟而行險

以僥倖自敗之術也。卦皆有其象，故繫之詞。夫聖人所以爲訟計者，如此乎？反復詳盡也。夫子於象傳，又發明作事謀始之義。人未有卜訟，而即遇訟者也。苟有觀象玩詞之功，則不必卜而于訟也吉矣。且可以无訟矣。剛來已見易論。

初才弱位卑，不好訟者也。處訟之時，不能无訟，而不敢終訟。凡好訟者，或貪利，或剛狠，其始不慎，遂牽連而不可解。經年累月，失業耗財，後雖欲已而不可得。傳故曰：訟不可長也。所以謹始也。至于訟，則自不能无是非爭辯。然初不好訟，而比二應四，或即平于鄉里，或見直于有司，其辯易明，是以終吉也。九二與九五相直，以剛敵剛，當訟之時，爲訟上之象。上下天下之名分也。而或干之，罪之大者，宜其不克也。歸而竄伏于其邑，蓋亦自知其罪之不可逭矣。然負訟上之罪而逋逋而免，非法也。蓋猶有

後患之隨至焉。凡人之好訟者，未有不喪其所有者也。况訟上乎？其邑人三百戶，非寡約自守也。蓋訟上而受削奪之禍，所餘者僅此。是自干罪也。傳故曰：患至掇也。若其固有悛心，不至盡喪其邑不止，以其剛而居柔，與四之不克訟，復即命同。其歸而逋，必能悔悟，不敢終訟以抗其上。故曰：无青。周禮有削邑之罰，所謂奪以馭其貧也。坎本坤體，又爲隱伏。一陽自外來，處其中，有逋竄之象，大有之三言公，則二亦卿大夫之有采邑者。坤爲邑，其數十井地之法，以里爲率，畝以百計，皆坤之數。大田之詩：倬彼甫田，歲取十千。王制方十里者爲田九萬畝，以田計戶爲九百戶。坤又爲虛邑，陽實陰虛，今曰三百戶，蓋削三分之一而餘一存一陽于二陰之中，是于坤數之中而得三百戶也。王嗣輔之說，傳義因之。諸家或謂既竄則不株累其邑人，因文解義。

雖若可通。然不得卦之情。與象之意。則何以必言其邑人。而且曰三百戶。是詞爲贅設矣。且逋而无患。傳何以云患至。又爻爲敵剛。故傳有自下訟上之解。其餘諸爻。當各以其位而言。解者拘泥。遂謂初與四訟。二與五訟。三與上訟。是天下无不訟上之民。而无等夷之訟矣。六三柔不好訟。食舊德。德猶澤也。坎之中實。于需于困。皆爲酒食。於井爲寒泉。于節爲甘泉。源深流遠。三據其上。如公卿之苗裔。守其先世之井疆。餘澤安分自養。于物无争。而乘承皆剛。時見侵凌。貞而亦厲。蓋不訟人。而爲人所訟者。然柔而不争。正如温飽之家。畏威寡罪。聽從上命。不敢深較。故終吉。貞厲終吉。各自爲句。爻辭如此者多。不必以貞厲二字分屬上下。傳曰從上吉。與上應也。敵剛者有患。則應上者吉矣。或從王事。二句坤爻辭重出。九四位高。剛而不中。亦好訟者也。

居上凌下。于義弗克。以剛居柔。亦不敢終訟。又密比于九五。中正之大人。則亦不能自逞。故始訟而仍順命。但既剛而不中。乾體又健。則其即命也。亦迫于不得已。強制于一時。而其剛愎。強之心。終不能自克。故又爲之戒曰。宜變易其好訟之初心。化其險狠之故智。而以義制之。以安其素分。又貞固守之。不易勿惑于人言。而致後悔。如是則吉矣。甚矣忿之難懲。而聖人之勸戒深也。訟獲吉幸矣。未可以言元吉也。九五位尊。聽訟者也有陽剛中正之德。公與明兼之。淑問如臯陶。吉孰大焉。周禮有諸侯。卿大夫之訟。上九在上而訟。以訟受服。訟之大者。或者未定之詞。剛而終訟。无论不克。即或克而受服。其辱更甚。指顧失之。甚言訟之不可終也。夫命服者。所以彰有德。故可敬。以訟受服。尚足敬乎。傳以服釋鞶帶。乾爲衣。爲圓離有文明之象。在腰腹。

之間帶之華美者也。故困亦言赤紱。鞶帶雖貴重之物而臨險陷隕墮不遠矣。故有終朝三褫之象。上爻統全卦而取象也。三一陽爻之數。易于訟之一事。象之詞繁而不殺。爻已盡乎訟之情狀。初下民之訟。二犯上之訟。三外侮之訟。四凌下之訟。上位之訟。爻于初則示之以訟不可永也。二則戒之以上不可犯也。三則示之以守舊之宜也。四則示之以上命之不可違也。上則戒之以訟不可終也。諄諄戒諭。无有師保。如臨父母。吉凶同患之意。千百世猶將見之。而訟之情偽。无不曲盡。作易者其知盜乎。傳所以嘆也。

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天左旋。水東注。原不相合。所以訟也。蓋其始之不慎也。君子謀之於始。所以絕其源也。



師

師衆也貞。

初六師出以律否
滅凶 九二在師

師出以律失律
凶也在師中吉
承天寵冲也王

貞

正也能以
衆正可以

中吉无咎王三錫
命 六三師或輿

三錫命懷萬邦
也師或輿尺大

丈

王矣剛中
而應行險

尺凶 六四師左
次无咎 六五田

无功也左次无
咎未失常也長

人

而順以此

有禽利執言无咎

子帥師以中行

吉

毒天下而

長子帥師弟子輿

也弟子輿尺使

无

民從之吉
又何咎矣

尺貞凶 上六大
君有命開國承家

不當也大君有
命以正功也小人

咎

小人勿用

勿用必亂邦也

以一陽統衆陰於上爲君之象以一陽統衆陰於內爲師之象
地中有水井地也古以田賦出兵車亦師之象師所以征不服
必已之正然後能正人之不正不正則爲貪爲忿爲驕爲黷武
其凶可知故莫要于貞三軍之命懸于將軍之手則任將要矣
新進者輕而寡謀非如尚父之鷹揚方叔之壯猷安能勝任師
行不无殺戮弔民伐罪則无咎不然雖吉而其咎大矣只此數
字而千古行師之道盡矣傳曰以衆正衆不可恃也以之以正
則王者之師矣剛中而應以九二言所謂丈人也剛則威克愛
中則寬濟猛五應之則任之專羣陰應之則服者衆行險而順
以卦德言如湯武之師東征西怨南征北怨雖不无誅戮而民
從之矣吉又何咎乎九二爲卦主象皆爲九二發也然反之則
如諸爻之凶故象包爻義諸卦皆然

初六師之始出也師出以律程子兼興師行師兩義言爲盡師以義動而有紀律則吉反是則凶于其出師之始觀之不待兩軍相接而後勝負可決也卦之初上有只以其事言者初師之始上師之終又多就全卦以取象有行險而順之象又有衆陷于險之象惟視乎以律不以律而已人主之興師命將與將之行軍皆在乎慎之于其始也九二一陽處羣陰之中軍帥之象陽剛中正知勇全而恩威並濟象之吉而无咎皆兼之矣處內卦之中亦運籌帷幄之象傳曰承天寵也五爲天位二上應六五君寵之爲將克勝其任行師而吉也王三錫命五下應于二于其有功不待行賞之時于其師中即有錫命之榮也傳以懷萬邦釋之明其所以錫命之故征不庭而萬國享王厥功大矣卦之所謂王與大君即指六五王不在師中无其象有其位雖

不中制恩威之命自天子出將將者也且大有之尊位臨之大君離之王六五之爲君者多矣六三師或輿尸程傳訓衆主爲合蓋此爻又須與六五參看弟子輿尸與長子帥師對言非任弟子何以致凶且辭皆豫戒若以輿尸爲敗績則凶字爲複矣自古行師凡大將之在軍中偏裨皆其統屬无有敢違其節制者六三一爻與二同處內卦而踞其上復密比之蓋出於人君之所使如後世監軍觀軍容使之類所以能掣其肘觀于六五之弟子輿尸而傳曰使不當也則知弟子其所親匿之人出於君之所使即六三也然其才柔而志剛才柔則不勝軍旅之任志剛則自用以不中不正之人而逞其意見參謀帷幄一國三公不敗何待此其義也所以凶也凡行師兵權不一者徃徃致敗師任丈人則吉矣輿尸者意外也卦有是象故或之疑之也

訝之也。四以柔處柔為得位。坤體又順。故左次无咎。右為先。左為後。乾為先。坤為後。左次非奔北也。非退縮也。蓋持重而不敢輕進。所以无咎。行師之道。與其冒進而喪師。毋寧詳審而後發。六五君位。總六師而將將者也。易凡言田。皆田獵。以田為田中。蓋沿王氏之誤。恆九四言无禽。此言有禽。言田而當有獲也。柔而得中。非恃強以凌人。師直為壯。可以有功。如田而有獲。奉辭代罪。師出有名。利執言也。然必得其人而任之專。乃可成功。二五相應。長子已帥師。若又用弟子輿尸。師雖貞亦凶。蓋用長子而以弟子牽制之。鮮有不敗者。任長子者。君任弟子者。亦君也。六五陰柔。故戒之。卦凡坤震。或互坤震。多言田。言行師征伐。車馬震動之象。又卦凡言禽。皆坎象。一陽為身。二陰附之。為足。言或作之。又詩有執訊。或遺偏旁也。上六師之終。飲至凱旋。論功

行賞之時。功大者剖符分封。功小者食邑承家。无功者不得冒濫。故曰以正功也。小人勿用。非即有功之臣也。亦非封之而不用也。夫古之將帥。即命卿也。其簡任之久矣。小人之不可用。長國家者之至戒。何為于師言之。又于師之終言之。蓋此小人。即輿尸之弟子也。不惟行師之時不可用。即論功之時。亦不可用。此等小人。善于忌人之功。如東漢之諸常侍是也。若聽其言。則輕重倒置。且賊害忠良。功臣解體。若使之冒功倖進。則為害更不可言。傳曰必亂邦也。其為天下後世慮。至深遠矣。五為君位。而命在卦終。坤為開國。互震為長子。為承家。陰陷陽。小人用事之象。師之一卦。始之出師。終之振旅。君之任將。將之行軍。莫不詳盡。蓋行師之龜鑑。而戎行之韜畧也。彖爻之吉。皆以九二言。卦象陰多陽陷。兵凶戰危。故爻屢戒其凶。聖人之情。見乎辭矣。

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師比皆言井地有溝洫澮川而水有所容旱潦有備有井地而
民有里居各有以為養矣





比之初六有他吉也此之自內不自失也此之匪人不亦傷乎

比吉

輔也下順

終來有他吉

原筮

從也原筮

六二比之自內

元永貞无

咎以剛中

貞吉 六三比

咎不

寧方

外比之貞吉

來後

來上下應

九五顯比王用

夫凶

雍也後夫

三驅失前禽邑

也

凶其道窮

人不誠吉 上

也

六比之无首凶

終也

九五一陽得位為上下五陰之所親比故曰比原初也孔成子

筮立君亦以初筮為解五為比主比吉為所比者固吉比之者

亦吉也原筮元永貞无咎言比之所以吉也凡比人者未有不

審所從者也如筮焉元大也人之才德出眾足以長人者元也

九五以一陽首出於羣陰之中有剛中之德位乎天位人誰不

依歸之卦惟一陽舍此无可比者不待再計而決也若於初所

審度見為元者而比之且專一永久貞固而不二如是不特吉

而且无咎也如高光之時羣雄僭竊識者知帝王之自有真故

能垂名竹帛圖畫丹青且又不特我之以為宜從也凡天下之

不寧者方來而後焉者且凶也陰若无陽為之主未有能寧者

也上下應殊方異域之君長莫不率從非但下順從也以陰陽

之爻言陰從陽也後夫凶以爻位言上六處卦外又險之終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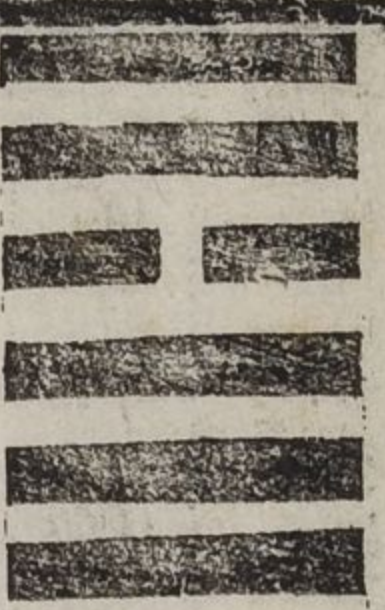
負固之象後夫如云不來者耳聖人於人之悔過自新者未有不
容納者也必不以其後也而拒絕之人之來也聽之不來也
聽之非必兼並之也然聖人應天順人萬國來同不來而自爲
雄長勢必即于悞淫殘虐一方亦王法之所必誅也如密如崇
如奄是也凡人臣之昧于擇主者皆後夫也萃與比相似萃有
二陽故萃之情不專而五爲萃主必有元永貞之德乃得悔亡
慮其有未孚也故不言筮而直言元永貞若比惟一陽正而且
中已有長人之德顯比而不求比而上下自應之人之比我與
否何假于筮故吉无咎凶皆他人筮所比之占辭是萃之元永
貞爲致萃者言也比之元永貞爲筮萃者言也辭同而義異卦
中如此者多比吉也比字衍比吉當在輔也之下
五爲主爻初六最遠于五而其比也最先凡人于其初時相從

之人未有不加意待之也凡人之初從于人者亦未有不輸其
誠以結主知者也故曰有孚陰以應陽爲孚如是則无咎傳曰
比之初六非但舉其爻初六二字即與自內外比顯比同義蓋
惟其初所以吉也有他吉自其始而要其終也言果能即其初
之有孚而克積之事事无欺始終不二則終有他吉之來耳自
外而來不期然而然意外之喜也初以全卦取象坤爲土爲腹
中虛有缶之象虛中信之本卦之中虛直通于五積誠感通有
盈缶之象五獻之尊缶在門外下也爲堂上所挹注積其誠以
供上之任使也比者親厚之意况比之自內乎如椒房肺腑之
親是也則愈爲親匿而易流于洽比矣六二上應于五有中正
之德則貞而不自失矣三不中不正承乘皆陰而又應上故曰
比之匡人終流爲小人之歸矣不亦傷乎二應五而四比五故

二內比而四外比四柔得正故曰貞比易隣于私九五以一陽
爲羣陰所依歸有陽剛中正之德開誠心布公道而人自順從
之非邀結也其以禽取象與師同天子之田不合圍前一面不
合入者往後出者向前入者從人而順出者背人而逆王者至
公无私人之從者撫之不從者不强如田之于禽順而入者取
之逆而出者舍之也此言其遠者也若其附近之邑人見上之
人有中正之德亦皆被无偏无陂之化而協于中不待告誡而
自順之是其比上也不但革面且革心矣武王所謂予有臣三
千惟一心比之至也傳故曰上使中也坤爲邑爲衆爲順師禽
在前比禽在後有其象上六獨在卦外反乘乎五是不比于五
而亦欲爲人所比者所謂後夫也然以陰柔居上无元之德不
足以長人如此人而比之其後必有載胥及溺之患豈能有好

結局乎故爻言无首而傳以无終釋之所以凶也象之後夫凶
爲上六言也以其不比于五也比之无首爲比後夫者言也陰
比于陽陽爲首凡比人者皆陰也以陰比陰爲无首比之者无
終爲所比者亦无終同歸于凶而已爻惟九五爲比主爲人所
比者故曰顯比餘五爻比人者也故皆曰比之萃之上從五說
體也比之上爲後夫險體也

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井地區分邱甸同成先王以封建方伯連帥大小相維而諸侯
親睦矣



小畜柔得

初九復自道何

復自道其義吉也牽復在中亦不自失

位而上下

其咎言九二牽復吉九三輿

也夫妻反目

應之曰小

說輻夫妻反目

不能正室也

畜健而異

六四有孚血

有孚惕出上

剛中而志

去惕出无咎

合志也有孚

行乃亨

九五有孚攣如

攣如不獨富

密雲不雨

富以其鄰上

廢也既雨既

尚往也自

九既雨既處尚

處德積載也

我西郊施

德載婦貞厲月

君子征凶有

未行杭也

幾望君子征凶

所疑慎記也

郊西我自雨不雲密亨畜小

畜止也乾在下健而上進巽在上以巽順畜止之如畜君之畜

六四以柔居柔為得位陰為小陽為大艮剛卦止體以剛畜剛

故曰大畜巽柔卦順體以柔畜剛故曰小畜此名卦之義也健

而不巽則不能入剛而不中則與物多忤志豈得行健而巽剛

而得中如是則志得行畜之久而必亨矣小畜尚柔剛健以卦

德爻位言然爻辭曰復自道則畜之者為以道非剛健則順從

矣四之志行正也但健而巽剛而得中耳以卦之才要其終而

言則有必亨之理而有不然者時不同也蓋陰陽二氣之交感

必陽氣下降而後陰氣上升陰氣上升則陽復降而為雨東為

陽方西為陰方雲皆乘風而升自東方則陽氣挾陰而上故陰

陽和而雨自西方則陰氣徒升而不雨又泰之三陰則天地交

小畜一陰則不能畜陽陽氣上升而散不能降而為雨擬之人

小畜

事人主虚心求賢然後賢才登進諫行言聽膏澤乃下于民若不量可而進未信而諫安能感通而有膏澤之施乎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如此卦是也自我二字文王蓋自嘆其誠意之未孚不能使其君之一悟而一改也夫子釋之曰密雲不雨尚往也凡將雨之時多燥熱陽氣之下墜也今雲雖密而尚往則畜之未盛故陽氣散而不雨也自我西郊則陰唱而陽不和雨之施未行也陰雲之密布太虛者山澤之氣故曰山澤通氣屯之坎爲雲需之坎爲雲此卦互兌亦爲雲一陰得位而上下應之爲密雲之象巽爲風互兌爲西乾爲郊風起自西方而雲亦升自西郊也初九陽剛銳進者也而上應于四爲所畜而不進故曰復四柔而得正以巽順之道畜止乾健而初以陽剛得正亦能以道自

制而即乎義理之安此不自用而舍己從人自勝之爲強也又何咎乎九二剛中亦能安于所畜又與初同體若牽連而復不致自失其中也三不中正近比于四勇于進而不顧其安者也而四不強制但以柔順畜之如說輿之輻使自不得行至于反目相爭而不合則畜之難矣乾爲大車爲輪輻宜作輶車中伏兔銜軸運轉行則駕之止則說之陰爻中虛如輶空懸故曰說四爲畜主故主四而言夫妻爻之陰陽也互離爲目巽多白眼互兌亦仰巽若兩人之反目三之躁進不安于畜反目而爭然而非四之罪也三不中而四正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三之謂矣傳故曰不能正室也夫妻亦虛象傳就而釋之以明咎之在三耳六四以巽順之道止陽之剛健者也以陰畜陽危道也正言讜論未必相從惟積誠感之從容諷諭婉而善入庶可轉移

不致見傷所憂者可釋而已亦可告无咎矣所謂畜君者何尤也四居大臣之位上承九五四正而五中傳故曰上合志也互離下伏坎坎爲血卦離爲乾卦故曰血去互兌爲說故曰惕出五爲君位陽剛中正故樂有四之彌違不惟有孚而且孳如交孚而无間也富以其隣忘其勢分之隆尊德樂義愈有以獎臣子之忠順上卦以巽順畜下卦之剛健似不應反上畜九五然傳曰上下應爻辭則多本卦名如履則六爻皆履臨則六爻皆臨遯則六爻皆遯此卦又以六四爲主爻傳之上合志已有明文矣故諸爻皆本六四而言其位不同故畜之有難易畜又爲畜聚巽爲近利市故曰富上九畜極而通不雨者雨矣尚往者處矣夫以柔順畜陽之剛健此非知力之所能也惟尚德者能任之也所謂德至公而无私至誠而无妄方能承載而畜之也

然以陰而畜陽此危道也雖正亦厲况既雨既處則是畜道已成雖以伊周之聖任則阿衡親則叔父或驚心于寵利或慨想乎明農而况餘人乎若忘乎盛滿之戒遂侵威福之權則陰之盛必疑于陽禍患將至君子于此時而往是昧于盈虛消息之常必賈禍矣此古之明哲之士畏名勢而遠引也故曰有所疑也博陸江陵終身秉政卒遺身後之禍皆不明于此爻之義者也一陰不能畜衆陽至于上九則畜之極陰入于陽得陰陽之和故曰既雨互兌也小畜互中孚中孚互歸妹故此三卦言月幾望而小畜凶歸妹吉中孚无咎何也蓋月有盈虧日无盈虧象懸乎日而義規乎月此卦與中孚皆互離有日麗中天之象卦位坎離相對月自下望之不退讓則爲日所蝕小畜上九亢而不正征則凶矣中孚得正惟絕類而比上乃得无咎善補過

者也歸妹見坎互既濟月借日光有交光之象故吉辭同而義
異也異陰卦爲婦

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巽風披拂烟雲變化星日光華君子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自有
威儀文辭之美



履

履柔履

初九素履往无咎 九二履道

素履之往獨行願也幽人貞吉中不

虎

剛也說

坦坦幽人貞吉

自亂也眇能視不

尾

乾是以

跛能履履虎尾

履不足以與行也

不

履虎尾

咥人凶武人爲於

咥人之凶位不當

啞

剛中正

大君 九四履

也武人爲於大君志剛也愬愬終吉

人

履帝位

九五夬履貞厲

志行也夬履貞厲

亨

而不疚

考祥其旋元吉

位正當也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文王名卦之義以象而言古人之履前後皆護其足卦有履象故曰履猶乎鼎井也柔履剛以二體言大傳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而憂危之詞至履虎尾而極然以和說履之雖剛猛如虎亦不至啞人則世无不可歷之險矣夫易以陽爲君子陽剛者君子之道而以柔應剛徒免于禍何也曰所謂陽剛者以其不屈于物欲故君子以自勝爲強未有以暴虎馮河爲剛者也夫所履者虎也有未可以常理論者孔子之于陽虎桓魋是也文王當紂之時亦內文明而外柔順剛中正以九五而言以二體言之天至高澤至卑尊卑之分也有君臣之象焉故傳又發此義大象亦以辨上下而言亦如他卦之推說時義也九五陽剛中正德之至善者也以此履至尊之位下皆說而應之又何疚焉此所以立千古爲君之極也乾之剛健爲龍亦爲虎必以艮

爲虎而言兌錯艮反謬解卦義此來氏之妄也

履行也故爻皆以行爲義素如素位而行之素處下位卑率其
現在所居之位而行不躁進不僭越如是則雖遇剛狠之人而
亦不遭其忌刻又何咎乎初剛而得正也夫人之所以失其素
履者隨俗波靡焉耳故傳以獨行願也釋之九二剛而得中蓋
其胷中廣大寬平无偏陂反側之私如履乎周道之坦夷无入
而不自得其氣象最爲可味其曰幽人二在下卦蕭然物外不
撓世患貞而吉也傳曰中不自亂蓋由跡以推其心也六三之
義至爲難明故爻傳一一釋之今亦惟以傳釋之毋庸作別解
也三以柔居剛才弱志剛如眇能視而實不足以有明跛能履
而實不足以與行強不知以爲知強不能以爲能冒進犯難以
是人而履乎危險之途徒觸強暴之怒而賈禍鮮不及矣以一

卦而論爲說以應乾以一爻而論則以柔處剛而不中不正互
巽爲覆兌適當口位乾爲首履其尾則首應有啞人之象故曰
位不當然三在下卦之上說以應乾有從王之象以常時而論
不宜犯強暴之鋒以當官而論則患有不避或虎賁之臣急君
父之難或介冑之士奮死綏之節效命捐軀豈避啞人之凶而
臨難苟免乎爻固有兼兩義者言亦非一端也傳曰志剛以柔
居剛外柔而內剛其志不屈也離爲目在上半互在下眸子不
中不正眇也互巽爲股兌爲毀折股傷則行跛也以一陰而進
犯三陽說以犯難忘其死也離爲甲冑爲弋兵武人之象三志
剛故爲武人之爲四以剛居柔志柔故爲愬愬之行愬愬恐懼
貌不撓其鋒也故終吉九五彖傳以中正言則爲履帝位而不
疚爻以履之位言則五在履前前行蹴物多見損傷傳故曰位

正當也夫決也聖人之於事也熟思審處惟恐有失雖唐虞之
廷不廢吁咈五以剛居剛事惟獨斷輕于自用馮權藉勢一於
用剛則所遇无不摧陷而下以說承之故雖貞亦厲上九舊說
皆以爲履道之成以視履考祥爲一句其旋元吉爲一句今按
視履與素履夬履一例爲一句考祥其旋作一句讀元吉作占
辭與諸卦同旋如環之旋轉一周也視履者逢迴審顧若人之
行路自上視下擇地而蹈周旋蟻封庶无失足若任意冥行鮮
不蹶矣上九履之終慎終如始不敢踈忽考察其行自始至終
一一周盡事理无不安祥妥協如是則所行完美无有缺失不
亦元吉而大有慶乎不然則亦安能无悔吝也是視履二字甚
爲着力爻辭意存警戒非言履道之成也乾爲首離在下有俯
視之象

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程傳備矣上下之分之夔絕未有若天澤者如是而後民志可
定也



泰

泰小往大來

馮河不遐遺朋亡得

得尚于中行

小

吉亨則是天

尚于中行 九三无

以光大徒蓋切

往

地交而萬物

平不陂无往不復艱

也无往不復

大

通也上下交

貞无咎勿恤其孚于

天地際也翻

來

而其志同也

食有福 六四翩翩

翻不富皆失

吉

內陽而外陰

不富以其隣不戒以

實也不戒以

亨

內健而外順

孚 六五帝乙歸妹

孚中心願也以

吉

內君子而外

以祉元吉 上六城

祉元吉中以行

亨

小人君子道

復于隍勿用師自邑

願也城復於

長小人道消也

告命貞吝

隍其命亂也

泰之義彖傳已明夫天尊地卑者形也而其氣則上升下降而始泰君尊臣卑者分也而其志則君禮臣忠而始交不交則否天地萬物之情莫不如是矣文周繫辭只言人事而否泰亦天地之氣運天道人事一也故傳兼言之此彖傳諸卦上下往來之義所自仿也

初九泰之初君子進用之時而曰拔茅者茅陰物小人之象上之三陰是也傳曰陰外否曰柔內皆指小人也茅一物无在泰指君子在否又指小人者泰之時小人在外如茅之閉塞正路者皆拔而去之除其根盡其彙內卦純陽而无陰此君子可以有為之時故征吉夫聖世之于小人亦非必深惡而痛疾之一一討而誅之鋤而去之務盡其類也舉一仁而不仁者遠矣傳曰志在外也即外之小人也泰之時小人在外則君子彈冠而

相慶也昔桓帝徵魏桓鄉人勸之行桓曰左右權豪其可去乎此物此志也九二剛而得中為泰之主故于此備言保泰之道包荒荒者茅之象也小人雖在外亦皆使之各安其分各遂其生不苛求不窮治剛而得中也治小人過刻而被其反噬者多矣用馮河泰易溺于晏安憂盛危明夙夜匪懈不敢自暇自逸馮河者手足不稍休然後可濟稍休則溺矣故取以為象乾之健而不息也人以為泰而君子之憂危若涉深淵乾之惕也互兌為澤互震為動震動于澤之中有馮河之象不遐遺泰之時所統者眾所治者廣易于遺忘坤為眾而處外地之遠而人之眾也剛健之精神有以周之廢事皆得其叙遠方皆從其化然後可以无慮二為卦主居中而運于外之象芻亡三陽在內同德相濟而非朋黨也陽剛之市正也中得兼正此四句只形容

一個陽剛中正自治有不息之強而處事有精詳之美于異已者有包荒之量而同已者无朋黨之嫌是不亦光大已乎以此保泰可以長治而久安矣爻傳舉首尾以該全爻此例甚多无平不陂剛之自易而險也无往不復柔之自外而內也三在上下之間故傳曰天地際也泰久則人心安肆聲色貨利將啟怠荒之漸小人得假之為倖進之階人事駁故天運亦駁亦惟盡人事以維持之艱則憂勤惕厲而不敢康也貞則自始至終而不敢怠也庶乎可以无咎矣天運循環亂極則治治極則亂治之機常開于極亂之時亂之萌常伏於極治之世平陂往復此理勢之必然而不爽者所謂字也苟自恃其已治已安驕泰日生不恤其字若曰是无足憂如是則平者陂而往者復矣安能坐享泰之福乎此聖人所以深致其戒於否泰之間也勿字是

設詞又易勿字多作不字解如勿藥有喜勿問元吉立心勿恆是也皆非禁止之詞語意正與有周不顯天命不佑行以哉同反詰之以決其无福若如舊說則爲贅詞且聖人未有教人以勿憂而食其福者六四趙氏彥肅何氏楷皆以陰下交于陽爲交泰爲與傳義異卦象既以陰上升爲交泰而爻義又取陰下交爲交泰則錯雜矣且不於此言小人之進則上六之城復于隍者誰階之厲乎爻傳曰皆失實也明指陰虛而言否泰以陰陽分君子小人但傳義以爲自上而下不如本象傳以內外而言爲小人自外而復于內則得矣隣指上五二陰也小人嗜利當道消之時失勢處外陰虛不富之象夫否泰二卦三四兩爻治亂之機也否可轉而爲泰泰將流而爲否故三戒以勿恤其孚而此爻亦即所謂孚也蓋世之治亂視乎君子小人進退之間而已一君子進則衆正盈廷一小人進則羣小得志泰至於四如豐所謂日中則昃也朝廷有晏安偷惰之漸而小人有可乘之機其久處窮約窺伺閒隙飛揚跋扈欲逞其志蓋未嘗一日而忘亦不約而同一朝得志則飛騰而入相繼而起殆反復之間耳甚可畏也豈可不思患而豫防之乎翩翩輕儇之態小人之情狀也六五以位而言是宜與九二同心一德以保泰持盈者也何以保泰亦曰任君子而已何以任之亦曰不以小人間之使柔之順乎剛不使陰之抗陽而順助乎陽而已矣故假帝乙歸妹以言之若以帝乙當九五之尊位而以歸妹爲下應九二之象使柔之順乎剛也云爾如陰順乎陽不惟不害乎陽而且助陽以成造化之功天之所助者順也國家无疆之慶也何吉如之此爻正與三反不恤其孚則難食其福歸妹則受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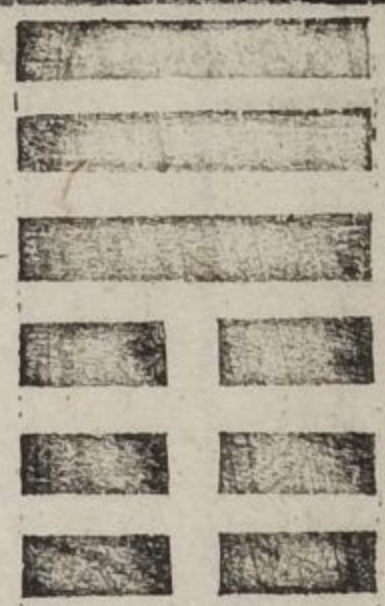
元吉不然帝乙歸妹已往之事聖人何取焉然則曷爲不言去
小人也曰卦有其時詞因乎象泰非夬也乾坤有陰陽之義泰
有相交之情二五有相應之志卦有互歸妹之象故因而繫之
詞焉耳且泰之時小人之跡未著不長之而已矣六五在三陰
之中親暱于羣小降而下之使順事乎陽非其秉心之无偏孰
能強其所不欲傳故曰中以行願也言六五之得中也是歸妹
之取象猶剥之貫魚焉耳皆陰類也而說者乃以爲帝女后妃
之尊則固矣王姬下嫁其禮久矣但下嫁亦於諸侯帝乙或獨
以賢如堯之釐降故重以訓誡之詞後世因傳其事不然何以
獨稱帝乙如是則尤與卦象合其辭則已亡矣京房傳所載亦
屬傳會或曰他卦六五柔得中以應在下九二之賢卦之如此
而吉者多矣况泰豈非上下志同明良遇合乎曰如是則必著

交孚之美曷爲以歸妹言之蓋卦有其義之不可易而又有其
序之不可紊故曰初詞擬之卒成之終卦之乾坤已交不待至
六五而後交也象合二體而言爻分內外始終之位與序而言
故泰之初小人退而君子進二則治泰者也三則泰之極而因
爲之戒者也四則泰之將否而小人之將進也上則泰之極而
爲否也不應于五忽著泰交之盛也故蒙六四之意而言以爲
當此小人之勢欲張之時而能抑之使順乎陽使君子之道常
長小人之道常消則庶乎泰可長保耳此爻之序也夫平陂往
復者天道扶陽抑陰者人事極重不可反在識其重而亟反之
其所謂元吉亦云如是則吉耳乃泰久則驕侈生驕侈生則小
人日親而難退君子日疎而難進必至城復于隍而不可返是
可慨矣上九處泰之終由一陰積而至三陰廢弛之久積弱之

勢如城之復于隍墮壞而不可振師以一陽為主三陽在下一國三公其命亂矣豈可背城借一以圖僥倖若下罪已之詔號呼求援或可再集其勢如後世徵勤王之師是也雖貞亦吝矣聖人於喪亂之餘猶爲之畫救敗之術甚矣其仁也城所以自固也復于隍則宗社爲墟矣前人艱難拮据積累而成而後人覆敗之忘未雨綢繆之戒也爻于三戒之于四戒之終則噬臍何及以全卦而論爲陽內陰外以爻位而論則陰上陽下以陽始而以陰終泰之所由以否也隍陰象城陽象陽在陰下爲復坤爲衆爲師爲邑有其象

天地交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天地交則天施地生天地之道盡矣然陽常苦亢陰常苦伏聖人贊化育裁其過輔其不及使之常泰則陰陽和百物生而民生遂矣此天地之不能爲而有待於人者也



否之

否之匪人不利

其彙貞吉亨

大人否亨

匪人

君子貞大往小

六二包承小人

不亂羣也

不利

來則是天地不

吉大人否亨

包羞位不

君子

交而萬物不通

六三包羞 九

當也有命

貞大

也上下不交而

四有命无咎疇

无咎志行

往小

天下无邦也内

離祉 九五休

也大人之

來

陰而外陽内柔

否大人吉其亡

吉位正當

初六拔茅茹以

志在君也

其彙貞吉亨

拔茅貞吉

六二包承小人

也否終則

吉大人否亨

傾何可長

四有命无咎疇

也

離祉 九五休

也

否大人吉其亡

也

否後喜

也

否之義彖傳已明上下不交其志不同其為害遂至於天下无

邦天地之生物者皆陰陽二氣然必陽氣下降而後陰氣上騰

陰上則陽復下故地至卑也天至高也勢甚懸絕而二氣升降

于中陰陽交則為和風甘雨而成生物之功人事亦然君至尊

也臣至卑也君降心以求賢臣輸誠而无隱然後民情上達朝

廷之膏澤下逮否之時君驕臣諂小人間之朝无啟沃之益下

情无由上達陰陽不交則造化之理息君臣不交則治化之理

乖聖人于否泰二卦特揭君子小人道之消長此世之所由以

否泰也亂非降自天生自小人君亦何樂乎小人而用之乎

彖之匪人比爻辭重出

初六取象與泰同蓋猶是在外之小人也向也拔去之而在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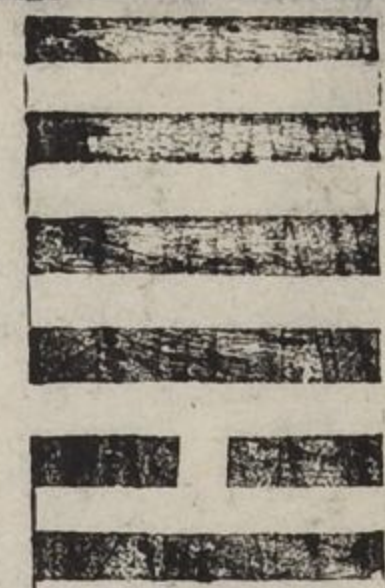
今也拔引而在内耳非夫翩翩不富以其隣者耶向也往而今

也復則勿恤其孚者有以致之也小人之在外也君子以征爲吉小人之在內也君子以貞爲吉自守其正時雖否而道則亨也否則疑于不亨矣故曰吉亨易未有以貞吉亨許小人者或曰拔茅爲小人貞何以指君子曰拔茅茹以其彙者否之象貞者君子之所以處否也二亦大人小人並言當否之初猶可爲也傳故曰志在君也小人植私樹黨假君之威權以自私忘君者也君子之貞不苟同于小人慮君之爲小人煬也嗚呼人主莫不以阿諛者爲愛我而弼違者爲拂我也亦孰知其志之惓惓乎君子小人之進退乃否泰之由故皆于初爻言之且爻有其序若不于此爻言小人之進二之包承者何以突如其來也泰之九二所以保泰也否之六二所以釀否也包承者無論是非曲直而一味阿諛順從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小人之所

由以吉也大人不然是非之數必分割焉而不敢包也可否之間必以其道焉而不敢承也則與衆忤矣此其所以否也然而其道亨矣不愧不怍胸中浩然直氣常伸而不屈不亦亨乎彼小人者枉之生耳是故吉者君子與小人共焉者也富貴顯榮之途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夫吉而无咎而亨則君子所獨也否泰者時也君子小人所共處焉者初之貞吉二之否亨君子之所以處否也初之時君子之貞猶有吉也至于包承則君日驕而臣日諂吉在小人不利君子貞矣將委蛇以從時乎抑亡身而賈禍乎從時喪道亡身无益時既否則君子之道亦否儉德避難否乃亨也不否則不亨矣傳曰不亂羣也潔身遠引不亂羣于小人也他卦二五相應爲吉否之時不相交故大人否小人則曲意順承乎上故吉而非其道之相交也故並

言之包承者猶知有耻也至於包羞則辱身賤行可羞可辱之事无不包而受之吮癰舐痔无所不為蓋至是而廉耻道喪世事至此尚可問乎包承指其外包羞斥其內六三當否之時陰柔不中不正小人之尤更甚于二故曰位不當也初與二猶君子小人雜處故言貞吉言否亨至三則皆小人矣皆附于小人矣故只言包羞初之吉亨也二之否亨也位在下也四在大臣之位无可去之理欲轉否而為泰非去小人不可然是小人也七據乎其內城狐社鼠猝去為難若一于用剛此蕭劉所以見制于小人也夫大臣之道以格君心為本四以剛處柔密比于五居得為之地其潛孚默運沈幾觀變亦必有道矣故能開悟君心使曉然于邪正之分而申彰瘡之令夫威福之權操之自上而或干之鮮有能終者矣有命則除姦去邪皆將順其美而

无偏上之嫌不惟在已无咎同類者亦皆蒙其福疇以三陽而言泰之以其鄰羣小思逞也否之疇離祉衆正獲安也傳曰志行也進賢退不肖四之志也以剛居柔而後志得行也命命令否泰雖氣運而挽回則在人事委之天命則无賴乎人事之維持矣夫人臣而欲轉否為泰則有幸不幸焉若人主以陽剛中正之德撥亂反正則為所得為誅元惡斥羣小反亂政民安而身亦安否可休而吉可知也非陽剛中正之大人其孰能之然當轉否為泰之時前此之覆轍不遠目前之侈泰易生故其憂勤惕厲日厯危亡之慮所以能基命宥密挽回氣數固結人心也乾為乾惕互巽為木桑又柔木苞本也當否之時小人殘賊之餘如桑之枝葉已被蠶食惟固其根本則天命人心永賴之矣巽木入土苞桑永固有其象上九統全卦之象而言五曰休



同人

同人柔得位

初九同人于門 无咎 六二同人于宗吝 九

出門同人又誰咎也同人于宗吝道透也伏戎于莽敵剛也三

于野

乾曰同人同

三伏戎于莽升

歲不興安行也

亨利

人曰同人于

其高陵三歲不

乘其墉義弗克

涉大

野亨利涉大

興 九四乘其

也其吉則困而

川利

川乾行也文

墉弗克攻吉

反則也同人之

君子

明以健中正而

九五同人先號

先以中直也大

貞

應君子正征也

咷而後笑大師

師相遇言相克

惟君子為能

克相遇 上九

也同人于郊志

通天下之志 同人于郊无悔 未得也

同人之義傳以柔得位得中釋之非謂五陽爭同一陰也如是則濞濞之媒爭奪之禍而亦豈所以為訓乎傳不曰上下應而曰應乎乾蓋同人不取私應六二得中得正上應九五乾爻如人心之虛明具大中至正之理而合乎天理之公者也南海北海之異此心此理之同公則一私則萬殊舍理而言同未見其能同也或情好意見之相合同于一二人不能同于千萬人若夫天理之公蕩蕩平平正直毫無委曲蔽匿之私如天日之光明洞徹萬物皆相見所謂同人于野也如是則開誠布公人誰不樂與我相同豈不亨乎以此而濟險難同心共濟又何不利之有蓋得道者多助也傳曰乾行也乾健也義理人心所同具亦人心所同然惟其蔽于有我之私便分畛域行多阻滯若天理之公亦安往而不亨不利乎易以知險流行无滯天日之行

一日一周天行之健而利涉之象也同人之時公道昭明君子之道見信于天下也否受之以同人否則不利君子貞同人則天下之志通矣故利君子貞傳以卦德釋之文明則不蔽于私人情物理无不洞悉健則不累于欲欲立欲達取懷而予中正則无過不及而人易知易從備是德者其惟君子乎夫人已之間有間隔則不通不通則不同君子无我君子之志即天下之志天下之志即君子之志如夫子之老安友信少懷豈不謂之大同乎此君子之貞所以利也非小人之苟同也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忠之所以能恕也同人曰衍文同人于野亨下有

闕文

卦名同人而爻言于門于宗伏莽乘墉大師相克相矛操戈黨同伐異若是其不同者何也蓋此心此理无有不同而人多蔽

于一已之私或執意見而不化或好勝而不能自克相傾相軋而未有已人世之所以多故也聖人出而整齊化道之則亦非易易也故極其不同而卒歸于同理之所以无二也初陽剛得正然不可溺于卑近惟出門同人則合乎人心之公而非一人一家之私見又誰得而咎之六二同人于宗而初密比之離中虛於豐為家在因為宮於睽為巷初在內卦之下故教之以出門同人二與五為正應而下繫於初上比于三不能出門而上同于九五之中正吝道也以其同體故曰宗睽取其合故噬膚而无咎同人貴无私故於宗而有吝也三重剛不中剛復自用而不樂與人同者也二之同人于宗者私也密比之而與上為敵而欲攻之以下傲上不敢顯攻而戎心伏于隱微未嘗一日而忘人情苦不自知故每恃已之長以攻人之短三之不中不

正不勝其忿疾者意見之偏識趣之卑也然上之位高俯而臨
之三之伏戎如見其肺肝然登高而呼以覺其逃然後知前此
之非其心安焉客氣潛消隱恨亦平而伏焉者不興矣蓋意見
之偏化而實理見矣三歲不興則久而自化安于在下之分也
互巽爲高離下伏坎爲盜爲隱伏伏戎也象不取伏而此爻辭
言伏羲圖天地定位文圖離上坎下故惟此四卦偶取此象不
例他卦他爻乾爲郊互巽爲茅郊原草莽之象四剛而不中與
下爲敵據在上之勢攻之如乘其墉人不敢不畏從然以上凌
下強人從已于義爲有虧矣四以剛居柔義能自克始雖憤其
異已終覺公正之理不可易攻之非義也困而自反于天則之
安則以義服人人亦終服之是以吉也蓋去其好勝之念而人
已之界渾矣離中虛有墉象解互離亦曰墉蓋三四兩爻之于

初上剛與剛相敵故其象如此九五以剛中之德覺世牖民如
皇極之敷言如聖賢之立教一道德而同風俗有同人之責者
也若任其偏黨反側則人自爲說國異政家殊俗安得謂之大
同乎然人方溺于偏見之私二之吝也三之伏莽也四之乘墉
也各逞其臆見而不相下九五以中直覺之其私吝蔽錮反拂
逆而悲歎然義理人心之所同然及其一旦憬悟乃恍然有得
不勝欣喜如徐方之來同徐子之憮然是也所謂先號咷而後
笑也大師克相遇明所以先號咷後笑之故此中直之理自古
聖賢所垂之大訓賢人君子所共遵一人之私見豈能敵衆正
之公論蓋理到之言不得不服也相遇言相合也傳曰言相克
也克而服之然後遇也孟子之于楊墨許行周公之于多士多
方皆用大師也聖人非必強人之同已在我者天理之公在彼

者邪僻之私不忍其陷溺欲同即乎天理之安且明其道於天下萬世也先號咷而後笑與旅爻辭相反旅人先樂後憂同人先異後同旅互兌又互巽巽亦覆兌凡笑者多仰其口號咷者多俯其口故旅爲先仰而笑後俯而號咷之象同人互巽先俯而號咷也然有應於上應上則仰如人之在下者自上呼之則仰而應如鼎初之應上亦爲顛趾故爲先號咷而後笑之象大師之克號咷也相遇後笑也此亦全卦之象五位尊處大同之世會極歸極出門者來同伏戎者不興乘墉者弗克无往不同不獨同宗者相應也只以二五言同反私而隘矣卦伏師陽大陰小師以衆同人以德故曰大師爻辭言大師故偶取伏象與伏戎同天地日月相對故坤不伏乾坎不伏離上下之位也非如來氏之言錯卦也上九高而无位孔孟之立教鄒魯不見知

而不悔也聖人之心欲與天下賢人君子同心同德以斯道覺斯民不得已而與其門弟子明其道於寬閒寂寞之濱非其志也傳故曰志未得也乾爲郊夫同人聖人无我之學也孟子所謂善與人同程子所謂廓然而大公也不于宗而于門宜舍已從人兼聽並觀也又宜去其隱微忌刻之私所謂伏戎也並去其好勝之念所謂乘墉也然後有以化其偏黨反側之私而即乎蕩平正直之王道所謂同人于野也此爻之序也

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火光上同于天其明相燭于同之中可見其不同同一人也而族姓不一同一物也而材質各殊君子類之辨之使各得其所各適其用而已无不同矣



大有柔得

初九无交害匪

大有初九无交

咎艱則无咎

害也大車以載

尊位大中

九二大車以載

積中不敗也公

有

而上下應

有攸往无咎

用亨于天子小

之曰大有其

九三公用亨于

人害也匪其彭

元

德剛健而

天子小人弗克

无咎明辯晷也

文明應乎

九四匪其彭

厥孚交如信以

亨

天而時行

孚交如威如吉

吉易而无備也

是以元亨

上九自天祐

大有上吉自天

之吉无不利

祐也亨與享同

五陽一陰之卦在上下者為姤為夬在三者取履在四者曰柔得位而上下應之在二者曰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在五者則曰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明乎一陰之卦其最善者莫過于大有也比雖剛中而上下應然所有者羣陰也大有所有者陽也故曰大有應天時行則天日之象也日麗天而寒暑晝夜順天時行聖人之上律天時亦猶是也釋所以元亨之故初九无交害傳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語意與此之初六同惟其初也未曾交涉世事所以无害凡有之初有得其正原非其咎若滿而溢若驕而奢則有咎耳惟小心敬慎庶可守而勿失故曰艱則无咎戒之于其始也大車以載能任其所有也乾與坤相配之卦也乾為良馬坤為牝馬坤為車則乾為大車矣坤之為車虛中之象乾之為車積中之象離為牛任載而行有攸

往也有攸往積而能散也所有者不于室而于車不畜于內而往于外所以无咎也所以不敗也二中實故于二言之九三處下卦之上積其所有不可自私凡人臣之輸其所有于上非懼其盈也分也義也禮也九三以其位言在下卦之上公也當大有之時輸所有于上乃其位之當然以其爻之德而言則重剛而不中當大有之時自恃其所有爲貪戾之小人矣如是則愆于禮義而不循其分其能免于不庭之罰乎故傳曰小人害也離爲王五在尊位二應之上與四比之三在下卦之上處應比之外故又有此象彭程傳引詩訓爲盛大是也九四近君剛而居柔有明體故不敢自居其有夫人臣之高爵厚糈何一非天家之賜而乃以爲已有擁之以自私利令智昏豈能終保其所

有乎傳故曰明辯晷也六五柔得尊位虛中而上下應之故曰厥孚交如柔順中正至虛至明故能兼得羣賢之輔契合无间傳曰信以發志中虛信之本信存于中則誠意所孚自交合而志同上開誠布公以待下則下亦精白一心以奉上上發下之志也豐之六二積誠感孚下發上之志也五離明得中其非一于柔而不足于威可知矣居尊位而明不必用威而人自畏之故威其所自有也凡曰如者皆形容之詞夫子恐人誤以爲作威也故曰易而无備易如易簡之易蓋虛明柔中之德中懷洞徹毫无城府坦率平易推心置腹无所疑忌而人自畏服非慮人之欺慢而故爲威以惕之也有意爲威則流于猛矣天下有文明之主而人有不畏之者乎不然雖威亦慢矣凡卦之上爻多變如大有之極恐不能終其有然如此者多屬陰爻而卦德有未善大有至上九而離體全以人心之虛明合乎天理之公

則自天祐之乃能終保其有豈人之智力所能強據者乎合全卦以取象也諸卦上交統一卦之全象而言者甚多不獨大有也大有一卦皆不私其有初即思其艱三則享于上四則匪其彭二之大車以載雖積中而有攸往非積之以自封也聖人之意可知矣

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火在天上无微不燭惟天聰明福善禍淫天命弗僭君子德明惟明天命天討凡以順天休命而已



謙

謙亨天道下濟

用涉大川吉

初六謙謙君子

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鳴

而光明地道卑

六二鳴謙貞吉

謙貞吉中心得也勞謙君

亨

而上行天道虧

九三勞謙君

子萬民服也

盈而益謙地道

子有終吉 六

无不利撝謙

君

變盈而流謙鬼

四无不利撝謙

不遠則也利

子

神害盈而福謙

六五不富以

用侵伐征不

有

人道惡盈而好

其鄰利用侵伐

服也鳴謙志

謙謙尊而光卑

无不利 上六

未得也可用

終

而不可踰君子

鳴謙利用行師

行師征邑國

之終叶諸良也

征邑國

也

一陽五陰之卦在上下者為剝為復在二五者為師為比在中
 二爻則一陽出于上為豫一陽止于下為謙此成卦之由也謙
 亨言謙有亨之道也凡滿則招損久而盈則虧惟君子能體謙
 之道故有終也傳曰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言謙之
 所以亨也立天之道曰陰與陽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陽在下卦
 入于地中天道之下濟也一陽在下卦之下為復陽氣之自下
 而上也一陽在下卦之上為謙陽氣之自上而下也三四兩爻
 天地之際也故曰下濟坤在上卦地道之上行也地之在上非
 以其形以其道也山澤通氣地之氣駕山而上以通于天天道
 不下濟地道不上行則上下不交而為否一陽下濟然後三陰
 上行下濟謙也上行亨也下濟上行泰之象也故泰亨而謙亦
 亨也陽明而陰暗一陽在五陰之中則愈顯其光明天道下濟

則爲和風甘雨而發育萬物豈不光明此天理之自然天地所不能外而况于人乎天道地道鬼神人道皆推言謙之必亨也尊而光卑而不可踰皆指九三一爻而言一陽在三陰之下謙也而其道則甚尊而光雖卑而實天則之不可易人孰不仰其盛德乎此君子之所以有終也

謙謙處下卦之下慮以下人虛以受益君子之行也涉川者競渡君子處後而不爭凡事如此吉之道也謙義也若以險難言則爲需矣牧養也矜躁悉平涵養其德性也艮互坎有其義亦有其象六二鳴謙柔得中得正和順積中而見於容貌詞氣之間自不可得而掩其謙也无過不及貞而且吉者也夫謙未有不見于外者也二由中以達外則非聲音笑貌也傳故曰中心得也九三獨言勞謙者蓋一陽爲衆陰之所歸依天道下濟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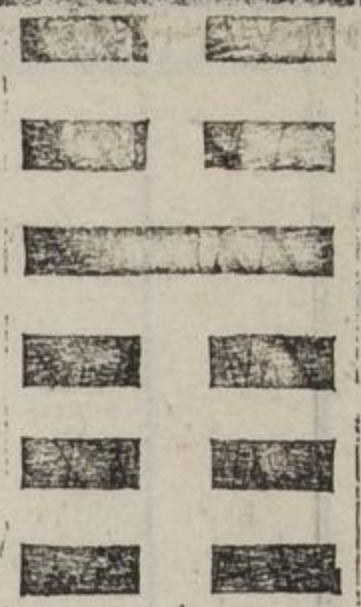
後陰得以成歲功溥美利于不言其勞大矣而在下卦故曰勞謙謙難有勞而謙更難有勞而伐不惟喪厥功且未有能終者惟不伐而天下莫與爭功此象傳所謂尊而光卑而不可踰者也象言君子有終而爻歸之九三有以也夫傳曰萬民服也亦以一陽爲衆陰之所順從也六四處得其位上承六五柔順之君下乘九三勞謙之臣皆相孚无間界乎上下之際發舒其謙如手之揮散乎物周旋而无失所以无不利也撝謙與鳴謙勞謙一例无不利在撝謙之下誤在前九五不富以其隣與泰之六四同彼言于四爲羣陰欲復之象此言于五爲柔順虛中心順從之象彼之不富失實也此之不富有若无實若虛也彼之以其鄰同惡相濟也此之以其鄰懿德同好也五在高位而不富高而不驕也其以侵伐言如以射明君子之無爭也謙之

爲道處後而不爭天下之至爭者莫如征伐而亦利于用謙行師而不用謙則爲忿兵驕兵故益以贊禹如湯文之以大事小漢文帝之于尉陀晉文公之于原皆得謙道者也行三軍者臨事而懼暴虎馮河鮮不敗矣夫至於征伐而猶利用謙則亦无往而不利矣其曰侵伐一陽行于衆陰之中坎爲隱伏有其象亦聊以示薄伐焉耳亦謙意也卦互師坤互震卦于此多言征伐傳曰征不服也不富以其鄰非利其有也征不服耳聖人非強人之服我天道惡盈彼其淫用匪彝正天討之所必加我之征伐亦以順天休命象傳所謂謙尊而光可知不是一味謙謹以博長厚之名也上六位高而易亢以全卦之象而言地之卑反據乎山之上高慮其危益鳴其不安傳故曰志未得也與六二辭同而義異東坡以陽唱陰和爲鳴于義无取謙不言應比

蓋凡物虛則鳴六二虛中而鳴發之於內也上六居高而鳴揚之於外也其曰利用行師征邑國非謂志有未得而行師以洩其忿也邑者私邑國亦屬國如文王爲西方諸侯之長大畏小懷是也故皆得而治之夫我之自處以謙可告无罪而其私屬或即惱淫或爲患友邦亦我之責豈得已哉征之欲其同歸于正也邑國與征不服有廣狹之分爻位異也他人只侵伐所屬則明正其罪矣其以行師言易往往舉其大者以包小常人有常人之用如子弟奴僕之得罪鄉黨鄰里者與之大杖則其事立平夫不惟自治而兼戢其下此謙之極亦謙之終也

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地中有山裒聚其多之象積而能散將以益寡使如地之平也皆以象言也



豫

豫剛應而志行

初六鳴豫凶

初六鳴豫志窮凶也不終

順以動豫豫順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六

正也盱豫有

以動故天地如

三盱豫悔遲有

悔位不當也

之而況建侯行

悔 九四由豫

由豫大有得

師乎天地以順

大有得勿疑朋

志大行也六

動故日月不過

盍簪 六五貞

五貞疾乘剛

而四時不忒聖

疾恆不死 上

也恆不死中

人以順動則刑

六冥豫成有渝

未亡也冥豫

罰清而民服豫

无咎

在上何可長

之時義大矣哉

也

師

行

侯

建

利

豫

剛應而志行順以動卦之所由名也惟其順動故利建侯行師

詞之所由繫也順乎天理合乎人情亦何事不利建侯行師以

其大者言也五陰皆應一陽震為長子主器帥師坤為邑國為

衆有其象故建侯行師兼而言之 一陽之動而衆陰應之雷始

聲而衆蟄駭陽氣之舒也雷之出于地亦順時而動不能違也

日月四時皆順也刑罰民之所悲傷也順則各當其理各得其

情而民心服矣見順動之无往不宜也卦凡震多言刑獄動順

乎時為豫故曰時義

卦取順動之義言所由以豫也故其詞吉爻以樂豫而言爻位

有當不當則豫之有正不正故詞有凶有吉初六位處卑微與

四懸隔處豫之時而相應小人得志趾高氣揚狐假虎威鮮不

及矣傳故曰志窮凶也謙虛則鳴豫虛而應實亦鳴鳴謙則吉

鳴豫則凶人之于豫惟耽樂之從不能自守以正則流俗波靡日相徵逐遂流蕩亡返九二得中得正介然獨立堅確之操如石之硜硜不可移易其在詩曰好樂无荒良士瞿瞿九二有焉所以貞而吉也互艮爲止爲石晏安鴆毒人至于自圖安逸則已爲從欲之危况又希冀非分乎四爲豫主三密比于四不中不正有望思幸澤之想故曰盱豫夫人惟勤苦所得可以安享故願惟求自養若仰鼻息于他人我之自失已多有悔必矣惟速悔乃可悔遲則將自取辱矣凡盱者皆半閉其目互半離白眼在上盱之象九四爲動主上動而下順之剛動而柔應之故曰由豫四以一陽而衆陰應之人心歸附大有得也居大臣之位當由豫之任有偏上之嫌所以不能无疑也然人臣之義惟干權市恩有邪心焉則罪之大者若承流宣化通達下情使上

之恩膏下逮而人心悅豫則正大臣之所有事此伊周之任也武侯之于蜀亦然又豈可以邀結爲嫌而孤衆人之望乎故戒之以勿疑朋指衆陰而言陽實陰虛陰有求于陽陰无陽則无所附麗統屬如髮无簪则无總攝當豫之時六五既貞疾而不能有爲正頼爲大臣者鎮撫國家總攝政務有以固結人心若又以邀結爲嫌委蛇屯膏則人心解體矣四以陽居陰故戒之朋盍簪朋者衆也以簪擬一陽則衆陰爲朋而應乎陽矣傳曰志大行也君子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所以爲由豫也卦一陽居四上下皆陰柔附于剛有簪在髻中之象陰附陽以安非同類相輔也六五一爻傳義已明夫晏安逸樂在常人已爲深害位高則聲色貨利盡惑愈多五以陰柔居之鮮不溺焉傳以爲乘剛或疑四爲豫主不宜乘之而反致疾不知易之取象有合

上下爻論者有各據一爻論者故九四以一卦而論爲由豫據
五而言則勢處其偏人主有臣民之衆而志有他屬則孤危甚
矣亦由其耽于逸樂故近臣得以竊其柄心常抑鬱不舒馮氏
以貞疾爲痼疾是也言其衰危不振也傳言中有以中正言者
有以爻位言者衍在中其位在中皆以位言此言中未亡猶共
主寄生之君耳上六一爻即承六五而言上處豫之終淫樂沉
湎民瘼國是皆罔聞知故爲冥豫如書言酣身即貞疾之甚昏
暗沉溺也卦爲震體震无咎者存乎悔人即沉溺至于貞疾若
其夜氣清明之時果能惕然悔悟未有不可振之志氣不可除
之積習在乎一念之自克而已又何咎乎聖人不絕人以改過
易之所以不窮也豫之一卦惟九四一爻爲陽之動與象義合
餘爻皆言逸豫益動而使人心之豫者上之事能動而使人心

之說者陽之才則惟九四一爻足以當之而其義備矣故諸陰
爻皆以逸豫爲言孟子曰生于憂患死于安樂蓋雖常人亦然
故惟二貞吉初之鳴豫也三之盱豫也上之冥豫也无之而可
也而處在上之勢則其欲易遂其志易逞故世惟由逸豫而得
之疾多纏綿不愈亦惟酣豢于富貴者有之而貧賤勞苦之人
不與焉嗚呼可以戒矣

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雷出於地陽氣宣暢啓閉蟄達勾萌天地之氣乃益和同先王
法之六管浮灰重陰候氣以定元聲以調律呂用之郊廟格神
人而和上下聲音之道微矣

人必曰其可也音之由始矣

夫六書之理其始也必以天象地勢為宗而後及於人事

雷出地而為聲風吹木而為聲此天象地勢之類也

雷出地而為聲風吹木而為聲此天象地勢之類也

不難也而天下之心亦不

之其也故曰六書之理其始也必以天象地勢為宗而後及於人事

夫六書之理其始也必以天象地勢為宗而後及於人事

夫六書之理其始也必以天象地勢為宗而後及於人事

夫六書之理其始也必以天象地勢為宗而後及於人事

夫六書之理其始也必以天象地勢為宗而後及於人事

REPRODUCED FROM THE
ORIGINAL MANUSCRIPT
BY THE
BRITISH LIBRARY